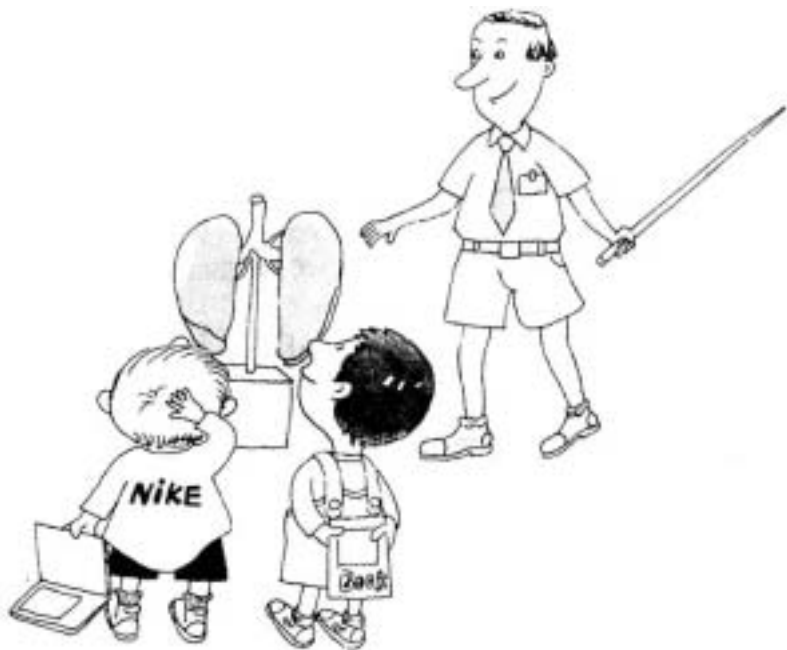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一章 摸一摸黑色的肺



下第一节课时，爱尔兰提醒达尼尔：“你又穿错衣服了吧？”

达尼尔看看自己身上。他因为起床很晚，抓到衣服就穿，常常穿了爸爸或妈妈的风衣来上学。他的个头也同父母差不多，所以不容易发觉穿错衣服。那么，今天这件衣服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的？爱尔兰知道达尼尔有办法识别——他只要把手伸进两个口袋。

达尼尔从左边口袋掏出一只打火机。

爱尔安说：“是你爸爸的。”

达尼尔说：“我妈妈也有打火机的。”

达尼尔又从右边口袋掏出一包香烟，还有一管口红。妈妈只比爸爸多一管口红，他俩都是烟民。

达尼尔玩着打火机，打着了又熄掉。但他就是不敢点上香烟吸一口。他尝试过吞云吐雾，达尼尔这家伙从来不怕当坏孩子，可是，虽然全德国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学生中有30%吸烟，但达尼尔现在很坚定地属于70%这一边。而且在达尼尔认识的小烟鬼里很少有人再敢碰香烟了，都是被达尼尔吓的。达尼尔自己先被吓了一跳，是在那次课外专访时。

那天爱尔安去操场，匆匆经过毒气室。这不是纳粹集中营的那种毒气室，其实只是一间教师吸烟室。全校只有这一个准许吸烟的地方，一走近门口就能闻到刺鼻的烟臭味，所以爱尔安叫它毒气室。那里面的墙纸都被熏得发灰。爱尔安之所以还没对吸烟感兴趣，不仅仅因为父母的警告，这间毒气室很起作用。爱尔安会这样想：这些人挺可怜的，因为烟瘾，不得不把自己关到这种又脏又臭的地方，一辈子都要做烟瘾

的囚徒了。当爱尔安屏住呼吸加快脚步时，他听见班主任斯格哈特先生在毒气室里叫他。

斯格哈特先生不能让爱尔安进去吸毒气，就掐灭了香烟，走到外面来。斯格哈特先生请爱尔安去告诉同学们，假期里环保协会要组织一次课外专访，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。斯格哈特先生不方便亲自去对学生们说，是因为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反对吸烟，学生们会要斯格哈特先生带头报名。“我要是参加了这活动，以后还戒不了烟，我就不像个老师了。”斯格哈特先生为难地说。

爱尔安就去找达尼尔：“达尼尔，你还记得吗，你是学生代表。”

达尼尔说：“我倒真的快忘记了。又有什么重要使命要本代表出马？”

爱尔安便说了课外专访的事，让他动员同学们参加，当然首先他得动员他自己。

但达尼尔对这样的主题不感兴趣。

爱尔安说：“我是要参加的，因为听斯格哈特先生说参观的内容很恐怖的。”

达尼尔有点来劲了：“很恐怖吗？”

“你要跟大家说清楚，胆子小的人就不要参加了。”

他们在辅导员带领下来到州立医科大学。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，谁也不出声。

进了实验室，一股怪怪的气味。墙上挂着许多照片，展示的都是和吸烟有关的病，有的还造成了癌变。

“像个烟囱吧？”爱尔安指着一幅吸烟人的气管照片对达尼尔说。

达尼尔细看一下：“是个很脏的烟囱，圣诞老人往里钻的时候一定受不了。”

玻璃瓶里泡着白白的一大块。辅导员问达尼尔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达尼尔说：“是人肚子里的东西。”

“肚子里的什么呢？”

“是胃？是肝？”达尼尔乱猜起来。

爱尔安说：“是肺。”常识课教过的。

“对，是肺。”辅导员又指指旁边那几个黑黑的东西，“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
大家围着黑东西看了一阵，谁也不认识。

辅导员说：“也是肺。瓶子里装的是正常的肺，那些黑黑的是做成标本的病肺。”

孩子们低声惊呼。这就是吸烟人的肺，不但熏鱼一般黑，还有许多洞洞，有的简直就像破棉絮。

“摸摸它们吧。”辅导员说。

“什么，摸？！”

“对。一般的展览品是不让摸的，可这些标本就是摆在这儿让观众摸的。大家都来摸一摸，我相信，只要摸一下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

孩子们面面相觑。谁先摸？

爱尔安看看老爱充好汉的达尼尔，这家伙脸色有些发白。爱尔安就慢慢走过去，伸出一个手指，在黑色的病肺上碰了一下。他感觉到这块内脏标本的表面是干燥的，但仍然保持着弹性。制作内脏标本在欧洲已有很长的历史，经过防腐处理，可以使标本不再产生细菌。

接着，所有的孩子都去摸了摸。

达尼尔回去以后不但狠狠地吓唬了伙伴们，还警告爸爸妈妈说：“你们别再抽烟了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做孤儿。”

爸爸很不以为然：“别听他们的，都听科学家的，那咱们还活不活啦？现在哪有不受化学物质影响的东西。”

妈妈对达尼尔说：“我也知道抽烟不好，可是心里一烦就想抽一支。你以后少给我找些麻烦来，不要老是带条子来让我去同老师面谈。”

一提到这话，达尼尔就不吭气了。使妈妈最烦的是达尼尔的成绩，虽然留了一级，照说重学一遍应该容易些了，可也总不见好转。他最好的功课仍然是体育。最差的是英语。但有点奇怪的是，爱尔安是班上英语最棒的，可玩起带英语的电子游戏他从来不是达尼尔的对手，游戏里再难的生词也会被达尼尔蒙出来。

德国法律规定，十六岁才能喝酒，所以许多男孩觉得要赶在十六岁以前喝酒才叫酷。爱尔安的手球队队友闻亮就是这样的男孩，他十五岁，常常向大家炫耀他能喝酒。他家也是中国人，和爱尔安家相处得熟了，两家会一起出去度假。去巴伐利亚时，闻亮的父母有事，闻亮就跟爱尔安家同车。到了美丽的巴伐利亚湖边，搭起了帐篷，大家便去爬山，但闻亮要求

留在宿营地看家。他说山里树多，树上有一种虫子，掉下来会把人咬得变傻，他们一个邻居就遭了殃。闻亮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，德国确实有专门对付这种虫子的疫苗，但要提前两个星期打针才有效，这次时间匆忙没来得及打。爱尔安的父亲就对闻亮笑着说：“那你留下吧，别给你父母带个傻儿子回家。”等爱尔安一家从山上回来时，见闻亮已经跟隔壁营地的三个女孩很熟悉了，他们说晚上会有更多的人聚在这里喝酒。晚上他们先喝啤酒，又喝一种叫“戈尔巴乔夫”的白酒，边喝边闹，一直到深夜都没安静下来。他们又把耳朵贴到别人的帐篷上，听哪个帐篷里呼噜打得响，然后七嘴八舌地评论，打分，意见不统一时就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起来。周围的人被吵得睡不着，爱尔安指着闻亮对父母说：“虽然他没被虫子咬到，可也开始变傻了。”

但在爱尔安的经历中，闻亮还不算最“傻”的。

和父母去布拉格时坐的是旅行社的双层客车。同车有许多中学生，他们比爱尔安大不了几岁，大都是用自己干活挣来的钱或积攒起来的零用钱出来玩的。

坐这种夜行车比较辛苦，但年轻人无所谓，他们图的是价钱便宜。

爱尔安一家坐在下层。旁边坐了四个男孩，他们一直在玩纸牌，有时也笑闹一下，但还算斯文。

车开出一个多小时，已是深夜十二点多，上层有一伙人不停地抽烟喝酒大声吵闹，司机在扩音器里喊起来：“上层的别再演小丑了，别的旅客还要睡觉呢。再闹我就把你们扔下去了！”爱尔安本来已经昏昏欲睡，倒是被司机的大吼惊醒了。

这时从上层下来一个男孩，一说话嘴里就喷酒味，下层的男孩们问他：“托米，你们喝酒了么？”

托米说：“是那几个高中生先喝起来，他们小看我们，说我们只能喝可乐。我对尤根使个眼色，尤根就来开啤酒。”

“喝了几瓶啤酒？”

“一人三瓶。”

“哇！”

“那些高中生还不停地起哄，我们俩就一人一口又喝掉一瓶威士忌。”

“真是好汉呀。”

“好汉什么，尤根这家伙吐了，身上地上一塌糊涂，好难闻啊，我受不了了才跑下来，再熏一会儿我也要吐了。”

爱尔安向着上层抽一抽鼻子，心里想，可怜的尤根。

受不了臭味的不只是托米，已经有上层的乘客去向司机反映。

车子停了下来。本来也要停的，要在这里加油。一开车门，尤根就跌跌撞撞下去使用厕所，他像是还要吐。这时司机对着整个车厢大声问：“谁跟这孩子一起的？”

托米说：“我！”那四个打牌的男孩也连忙答应

。

司机就对托米说：“你的伙伴不能上车了，我有责任不让他影响别的旅客。把他的行李一起扔下去。”

全体乘客都愣了一下。接着，车上所有的孩子都为尤根求情，包括那伙戏弄过尤根的高中生。

爱尔安也挤过去发表自己的意见：“怎么能，半夜里，在这样一个地方……”

司机说：“我会打电话叫警察来。”

为什么要叫警察？

司机说：“我要让警察证明，我在半夜里把一个孩子扔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合法的，而那个孩子是违法的，他不到十六岁喝酒，还呕吐……”

一说到叫警察，大人们也纷纷发言了。连刚才向司机报告的那位乘客也不赞成叫警察。这会给那孩子造成心理阴影。

“把尤根带走吧，”托米恳求司机，“他可以付清洁费用。而且我们会管好自己，再不喝酒了。”

“不会有人喝酒了。”其他孩子也坚决保证。

大家好不容易把司机的一颗很硬的心磨软了，最后说好，清洁费用是一百五十马克，保证任何人不再喝酒，尤根就可以不孤零零地在这个加油站过夜，在这里他谁都不认识，对了，他会认识一个警察。

这时尤根从厕所里出来，他已经站不住了，顺着墙根滑倒在地上。

司机不耐烦了，按着喇叭说：“我要开车了！”

托米和另一个男孩赶快跑下去，把尤根架了起来。但托米的两条腿忽然也有些发软，毕竟他没比尤根

少喝，他跟尤根一起摔倒了。于是又有男孩下了车，其中就有爱尔兰……弄了个人仰马翻。尤根是被拖上车的，这种拖法在中国叫做“拖死狗”。爱尔兰本来想把自己在下层的座位换给尤根的，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把尤根拖到座位那里。尤根就躺在车厢的过道上。司机终于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他离开驾驶座，对这个小小的醉汉弯下腰。这时的尤根脸色惨白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司机嘟哝一声：“还是要打电话……”他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
不到十分钟，救护车来了，给尤根检查了一下便要送医院。

托米大声嚷嚷着：“我也要 go，我陪尤根去医院！”

人家说：“车上没位子了，你实在要去就坐出租车吧。”

救护车开走了，托米还在嚷嚷：“我是有责任的，他喝成这样，是我起的头，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哪！”结果托米还是乘了出租车去医院陪尤根。

爱尔兰是在布拉格的卡尔大桥上又见到托米的。大桥上有许多艺术家在推销自己的画作或工艺品，有

的就地画些风景和人像。爸爸妈妈在挑选手工装饰品的时候，爱尔安看见托米站在桥栏旁，正让一个画家给他画像。这画家本事很大，不看画纸只看托米的脸，手里刷刷刷刷落笔如飞，一转眼就画好了托米的头像。那画家说：“再加上一点风景。”托米说：“再加一个人吧。”“哪个人？”“是我的朋友，他很想来布拉格，没来成。”画家笑了：“好吧，你把他的模样告诉我。”托米就来描述尤根的模样。他不懂捷克语，那画家不懂德语，他们两个就用英语沟通。但托米的英语挺差劲，听得画家直发愣。站在一旁的爱尔安忍不住来帮托米的忙，爱尔安的英语经常得一分的。很快，画家又在画纸上添了个尤根。画嘴的时候，画家问：“要不要让他笑？”托米想了想，说：“要。”于是倒霉的尤根笑了：在画纸上他朋友的旁边，后面是他无福享受的布拉格景色。

托米告诉爱尔安，他在医院里陪到第二天，等尤根家里来了人，他才坐火车赶过来。由于喝酒引起的麻烦，他的旅行费用平白地贵出许多。当然最惨的是尤根，去布拉格的来回车费、住宿费已经付给旅行社，钱全白扔了。白扔了钱，还白扔了高兴，因为尤根

家里管得紧，他是第一次和伙伴出来旅游，特别兴奋。他还说他祖母在布拉格住过，祖母建议他一定别忘了品尝一种叫“客努得”的风味小吃。爱尔安已经吃过了客努得，是在一家挂着好兵帅克大广告牌的饭店里吃的，确实好吃。客努得其实就是中国的馒头，切成片，蘸着红红亮亮的牛肉汤汁，跟牛肉一起吃，就像中国人拿薄饼跟烤鸭一起吃。爱尔安边吃边皱眉头，他搞不懂，问爸爸妈妈：捷克人怎么也会蒸馒头呢？爸爸妈妈没法回答。爱尔安就自己解释说，大概以前有个中国人跑到捷克来，捷克的边防军从中国人身上搜出个馒头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拼命研究，后来被一个名叫客努得的厨师研究出来了，馒头就有了洋名儿。

市里的青少年咨询管理站每年都要举办戒瘾戒毒学习班，对象是七年级学生，参加者要在专门的宿舍住两天。当然，同其他所有校外活动一样，需要取得家长的签字，如果同意签字的家长不到半数以上，这项活动就不能进行。留级生达尼尔已经是“过来之人”了，他十分起劲地鼓动大家说服家长签字：“很好玩的呢。”

爱尔兰的妈妈听儿子一说，心里有些嘀咕：会是什么样的活动值得停课两天？而且这个主题听起来有些吓人，小小年纪就跟他们讲瘾啊毒啊会不会有副作用呢？

学校开了家长会，专门做解释，让大家知道这其实是个鼓励健康的兴趣爱好的活动。

会上托比亚斯的妈妈提出顾虑，说前年托比亚斯的姐姐去过那地方，管理站派去的两个年轻人白天同大家讲吸烟喝酒是很不好的习惯，晚上他们自己却点上香烟，喝起啤酒，给孩子们的印象糟透了。

于是今年的两个女辅导员被介绍给家长们，一个是威尔德小姐，一个是莱姆勒小姐，都只有二十岁左右。她们保证再不会发生那种事情，她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，对表率作用知道得很清楚。威尔德小姐还说：“希望家长从现在起就能够配合我们，最好不要抽烟喝酒。如果非抽不可，非喝不可，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表现出很享受的样子。”

“那，”一位家长嘟哝道，“我再喝酒的时候，应该皱起眉头，像喝药一样？”

活动的第一天是研讨。大家坐在一起，辅导员老师提问说：“想一想，享受是什么？上瘾又是什么？”

有学生说：“喝酒是一种享受吧，我的爷爷奶奶吃饭时总喜欢喝一杯葡萄酒。”

爱尔安也说：“我妈妈有时候菜做得多一些，爸爸就会说来瓶啤酒吧，他喝啤酒的时候真是很享受的样子呢。”

达尼尔说：“整天打游戏机不用做作业，这也是一种享受吧。”

美拉妮撇撇嘴：“游戏机玩多了也会头疼眼睛疼的，那还享受什么呀？你们说喝酒是享受，可那些醉鬼脏兮兮地睡在车来车往的路上，连自己的安全都顾不上，还能算享受吗？”

老师说：“你们都讲得很好。现在让我们找出享受和有瘾的区别在哪里。”

爱尔安说：“有瘾大概就是自己不能控制，总想去做一件事，尽管这件事对自己有害，就像醉鬼那样。而我爸爸只是高兴时喝一两杯啤酒，妈妈一说少喝点他就可以不喝了。”

昂纳说：“吃一两块巧克力是享受，连着吃许多就是有瘾了，有害了。上次姨妈来看我们，带来瑞士巧克力，我尝了一块忍不住再尝一块……趁妈妈没注意，半天之内我把一公斤巧克力全解决了。结果两天不想吃饭，肚子疼，大便困难极了。”

克劳斯是用打沼泽鸡的事来举例的。

那阵子流行这种电脑游戏，一群会飞的鸡出现在沼泽地带，啪啪啪，把它们打下来，打得越多越有本事。不知怎么的，从五六岁的儿童到五十多岁的成人全都着了魔一样，天天玩不够。尤其是那些坐办公室的人，可能因为工作节奏太单调，打鸡的劲头特别大，在办公室里找机会玩，回到家更是粘在电脑上。克劳斯的爸爸就是这样，成天惦记着又打了几只鸡，上了第几层次，连家里的电话费都忘了付，电信局的警告已经寄来两次了，再不付就要停机了。赛车大王舒马赫的弟弟（也是有名的赛车手）在电视上说，去南非训练时天老下雨，在屋里闲得无聊也打沼泽鸡玩呢。发明这个游戏的公司更是来了劲，又炮制出续集《沼泽鸡的报复》，掀起新一轮打鸡热。后来甚至惊